



种太阳

华容县第一中学 郭思培

开学第一天,阳光均匀洒在校园,高一教室满是新生的热切交谈,唯独他贴着墙根,破旧鞋子沾着泥,像株发蔫的植物,缄默地缩在灰暗角落。

自我介绍环节,他惊慌站起,嘴唇哆嗦着“我、我叫……”,话未说完便浑身发抖,最终像泄了气的气球瘫回座位。同学们的目光齐刷刷落在他身上,我快步下台,手轻搭他肩,用身体挡住他的窘迫,示意下一位同学继续。

课后我查了他的资料,将他叫到办公室。他垂着头,双手死死抠着短了一截的校裤,洗不掉污渍的校衣明显是旧物。白炽灯下,他浑身发颤,像在等待审判。我拨开他

额前乱发,笑着说:“我弟弟在上大学,身形和你像,你帮我处理他的旧衣物好不好?”他嘴微张,肩头轻抖。我拍拍他的后背,邀请他走到窗边,示意他将办公室的灯光关掉。就在房间即将陷入昏暗之际,我迅速拉开了窗帘,瞬间,阳光如同银河一般倾泻进办公室中。“你看,光是关不住的,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莫欺少年穷。”他终于抬眸,眼里闪着碎星。

后来我买了适龄衣服,剪去吊牌洗净,还带了面包水果送到他寝室。他执意推脱,我便说:“这样吧,你竞选班干部,这些算奖励,行不行?”他面露难色:“可我不敢上台……”我拍着胸口保证,给他提了些建议,他听后眼睛倏地亮了。

竞选那天,班长、团支书职位

竞争激烈,轮到劳动委员时,全班却没人举手。冷场之际,他突然从角落站起,一步步走上讲台。“我……我没有父母,从小帮爷爷干农活,家里卫生都是我做,我能当好劳动委员,还愿意帮助大家。”一缕阳光落在他脸上,他闭着眼,睫毛像蝉翼般轻颤。台下掌声热烈,我站在后排微笑,口袋里装着他手写的课代表竞选宣言——那是我准备的备用锦囊。

往后三年,他一边努力学习,一边把班级工作做得一丝不苟,性格也渐渐开朗。毕业时,他顺利考上重点大学。

某天他回校看我,闲聊过后我送他到校门口。阳光落在他挺拔的背脊上,少年顿住脚步,回头朝我粲然一笑,随后转身,朝着阳光更深处走去。

生活

有人偏爱春天的播种希望,有人向往夏天的热闹有趣,有人迷恋冬天的冰雪浪漫,而我独爱秋天。

在许多人眼中,秋天不及春天万物复苏的生机,不如夏天风情无边的鲜活,不似冬天冰清玉洁的梦幻。可即便如此,我对秋天的喜爱从未动摇。

秋天一到,天地间满是祥和。田野里,金灿灿的稻穗铺展开来,微风拂过,稻穗便有节奏地起伏,像在向观赏者点头致意。山上更是惊艳,抬头望去,成片的枫叶红得似血、艳得像霞,宛如一幅精心勾勒的油画,让人沉醉其中,直到夕阳西下,才恋恋不舍地离开,归途满是美好回忆。

深秋的夜晚格外迷人。独自走在乡间小路,周遭的安谧与温馨包裹着身心,无需刻意作诗,秋天本身就是首最动人的诗。也可以搬把椅子,和亲友在院子里共赏秋月,冷了就生起炉火,那份惬意与开心,难以言表。

秋末时,田野、山间、门前虽显光秃,看似透着失落,实则藏着丰收的喜悦。稻谷满仓、果实盈枝,这都是秋天的馈赠与奉献。此时的“秋天”早已不只是一个季节名词,它承载着深意,满是魅力。

秋末的霜冻虽带着几分凛冽,却丝毫不会减损我对秋天的喜爱。在我心中,没有霜冻的秋天不算真正的秋天。每到这时,我都会以更热忱的心意去拥抱它。

迷恋秋天,最爱秋天,这份偏爱,是我一生不变的坚守。

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
毛损

最爱秋天

讲述我的育人故事

抒怀

我的小学学堂假在村东山坡下,是几间墙灰脱落的土房。“云山完全小学”的校牌经年累月,早已斑驳。

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村,衣着多是灰扑扑的。三年级时,来了位叫张玉明的代课老师。她高中毕业,教语文兼班主任。第一天就选我当班长,我怯生生地应下了。

张老师教我们唱“年轻的朋友们,我们来相会”。她的衣裳总带着城里的鲜亮,最难忘那年冬天,她颈间多了条红纱巾,在肃杀季节里格外耀眼。上课时,我们的目光总被那抹红色吸引。老师察觉后,索性放下课本,讲起纱巾的故事。

“这是十八岁生日礼物。”她抚着纱巾说,“我正在复习,准备考进城教书。城里有很多漂亮东西,只要努力学习,你们也能去看外面的世界。”我和同桌毛坨子,都听得入了神,红纱巾从此常飘进梦里。

一次放学后,我们打扫卫生时发现纱巾落在讲台缝里,都想着母亲围上会很好看。听到脚步声,毛坨子慌忙把纱巾塞进书包。次日想悄悄归还,却被同学发现。张老师没发火,问清缘由后,摸着我的头说:“要好好学习,有出息才能去城里。”我们似懂非懂地点头。

那以后,我们听课格外认真。五年级秋天,张老师考进城里学校,告别时把红纱巾送给我们作纪念:“希望你们看着它好好读书。”我们噙着泪花接过。

后来,我在城里当了老师。毛坨子也事业有成。那条红纱巾或许早已褪色,但它曾点燃两个乡村少年对世界的向往,如明灯般照亮我们前行的路。

浏阳市浏阳河中学 廖丽

红纱巾

收仓



印象

汤青/摄

忆情

重阳又至忆外婆

□ 卫晨月

每逢重阳,路过飘着香气的羊肉汤馆,那袅袅白气总会瞬间将我的思绪拉回多年前在外婆家过的重阳。

外婆爱吃,更爱亲手栽种。她在房前屋后种满茄子、辣椒、番茄等蔬果,品类丰富。处理食材时,她格外细致,除了常见的辣椒、萝卜之外,还会把癞瓜切片、茄子留壳,连芹菜杆、香菜根都不放过,一一塞进泡菜坛。我人生中第一口泡土豆片,就是在外婆家尝到的。番茄熬成酱装进玻璃罐,胡豆做成豆瓣酱,萝卜切丝晒干……她手作的存粮不仅够自己吃一整年,还分给舅舅、姨娘和我们家。

外婆家院子里的老梨树,结的梨不多,却成了葫芦瓜和

癞瓜的攀爬架。她用铁丝牵引瓜藤,一到夏天,树上就挂满果实。我们从嫩吃到老、从夏吃到冬,起初觉得新鲜,可后来饭桌上天天都是清炖葫芦瓜,实在难以下咽。

有年重阳前后,我和哥哥央求外婆在葫芦瓜里加猪油或排骨。外婆从肉坛里找出几块排骨,先焯出油存进油罐,才放进葫芦瓜里。我们守在灶边盼着吃肉,可一口下去,排骨和葫芦瓜苦得让人窒息。后来我才知道,那是不能吃的“变异瓜”。外婆仍舍不得,说排骨煮煮还能吃、汤里的油留着能用,我和哥哥怕有毒,赶紧倒掉,她却念叨了一下午,“可惜那排骨和猪油了”。

外婆经历过艰苦年代,野

菜、树皮、蕨根饼都吃过。后来日子好转,有一个重阳节,表姐买了羊肉回家煮汤,全家人围坐一桌。表姐给外婆夹净肉,她却只啃骨头,仔细挑出骨缝里的肉,看着我们吃,眼里的笑意比热气还暖。直到我们执意把好肉夹进她碗里,她才蘸满调料,抬起头,眉眼弯弯,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那是我从未见过的、一种卸下了所有重担的、轻松而纯粹的开心。原来她的快乐,从来不是因为自己吃到了什么,而是看到她的家人,终于能吃上一顿好的。

如今又到重阳,路过羊肉汤馆,我总会想起外婆。若她还在,这世间万千滋味,我多想再看她开心地吃一遍。

